四庫全書

史部

舊唐書卷一百十一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撰

列傳第六十一

崔光遠 房琯子孺復 從子式

張鎬 高適 暢璀

崔光遠滑州靈昌人也本博陵舊族祖敬嗣好摴蒱飲酒則天初為房州刺史中宗為廬陵王安置在州官吏

多無禮度敬嗣獨以親賢待之供給豐贍中宗深德之及登位有益州長史崔敬嗣既同姓名每進擬官皆御筆超拜之者數四後引與語始知誤寵訪敬嗣已卒乃遣中書令韋安石授其子汪官汪嗜酒不堪職任且授洛州司功又改五品光遠即汪之子雖無學術頗有祖風勇決任氣身長六尺餘目睛白黑分明少歷仕州縣開元末為蜀州唐安令與楊國忠以博徒相得累遷至左贊善大夫天寶十一載京兆尹鮮于仲通舉光遠為

長安令十四載遷京兆少尹其載使吐蕃弔祭十五載五月使廻十餘日潼關失守𤣥宗幸蜀詔留光逺為京兆尹兼御史中丞充西京留守採訪使駕發百姓亂入宫禁取左藏大盈庫物既而焚之自日及午火勢漸盛亦有乘驢上紫宸興慶殿者光逺與中官將軍邊令誠號令百姓救火又募人攝府縣官分守之殺十數人方令使其息東見禄山禄山大悦偽勑復本官先是禄山已令張休攝京兆尹十餘日既得光逺歸欵召休歸洛

八月同羅背禄山以廐馬二千出至滻水孫孝哲安神威從而名之不得神威懼而憂死府縣官吏驚走獄囚皆空光遠以為賊且逃矣命所由守神威孝哲以光遠之狀報禄山光遠閉府門斬為盜曳落河二人遂與長安令蘇震等同出至開遠門使人前謂門官曰尹廵諸門門官具器仗以迎至則皆斬之領府縣官千餘人於京西號令百姓赴名者百餘人夜過咸陽遂達靈武上喜之擢拜御史大夫兼京兆尹仍使光遠於渭北召集

人吏之歸順者嘗有賊剽掠涇陽縣界於僧寺中椎牛
釃酒連夜酣飲去光遠營四十里光遠偵知之率馬步
二千乙夜趨其所賊徒多醉光遠領百餘騎持滿扼其
要分命驍勇持陌刀呼而斬之殺賊徒二千餘人虜馬
千疋俘其渠酋一人賊中以光遠勇勁常避其鋒及扈
從還京論功行賞制曰持節京畿採訪計會招召宣慰
處置等使崔光遠毀家成國致命前矛可特進行禮部
尚書封鄴國公食實封三百户乾元元年兼御史大夫

五月為河南節度使八月代張鎬為汴州刺史兼本州防禦使十二月代蕭華為魏州刺史充魏州節度使初司徒郭子儀與賊戰於汲郡光遠率汴師千人渡河援之及代蕭華入魏州使將軍李處崟拒賊賊大至連戰不利子儀怒不救處崟遂敗奔還賊逐處崟至城下反間之曰處崟名我来何為不出光遠乃腰斬處崟處崟善戰有勇衆皆倚之及死人用危懼魏州城自禄山反袁知泰能元皓等皆繕完之甚為堅峻光遠不能守遂

夜潰圍而出度河而還肅宗不之罪除太子少保襄州將士康楚元張嘉延率衆爲亂陷荆襄澧朗等州以光遠兼御史大夫持節荆襄招討仍充山南東道處置兵馬都使三年除鳳翔尹充本府及秦隴觀察使先是岐隴吏人郭愔等爲土賊掠州縣爲五堡光遠使判官監察御史嚴侁名而降之光遠在官好蒲酒晚年不親戎事上元元年冬愔等潛連党項及奴剌突厥敗章倫於秦隴殺監軍使擊黄戍肅宗追還以李鼎代之二年兼

成都尹充劒南節度營田觀察處置使仍兼御史大夫及段子璋反東川節度使李奐敗走投光遠率將花驚定等討平之將士肆其剽刼婦女有金銀臂釧兵士皆斷其腕以取之亂殺數千人光遠不能禁肅宗遣監軍官使按其罪光遠憂恚成疾上元二年十月卒

房琯河南人天后朝正議大夫平章事融之子也琯少好學風儀沉整以門蔭補弘文生性好隱遁與東平呂向於陸渾伊陽山中讀書為事凡十餘歲開元十二年

玄宗將封岱岳琯撰封禪書一篇及戕啟以獻中書令張說奇其才奏授秘書省校書郎調補同州馮翊尉無幾去官應堪任縣令舉授虢州盧氏令政多恵愛人稱美之二十二年拜監察御史其年坐鞫獄不當貶睦州司戶歷慈溪宋城濟源縣令所在為政多興利除害繕理廨宇頗著能名天寶元年拜主客員外郎三年遷試主客郎中五年正月擢試給事中賜爵潼南縣男時玄宗企慕古道數遊幸近甸乃分新豐縣置會昌縣於驪

山下尋改會昌為昭應縣又改温泉宮為華清宮於宮所立百司廨舍以琯雅有巧思令充使繕理事未畢坐與李適之韋堅等善貶宜春太守歴琅邪鄴郡扶風三太守所至多有遺愛十四年徵拜左庶子遷憲部侍郎十五年六月玄宗蒼黄幸蜀大臣陳希烈張倚等銜於失恩不時赴難琯結張均張垍兄弟與韋述等行至城南十數里山寺均垍同行皆以家在城中逗留不進琯獨馳蜀路七月至普安郡謁見玄宗大悦即日拜文部

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賜紫金魚袋從幸成都加銀青光祿大夫仍與一子官其年八月與左相韋見素門下侍郎崔渙等奉使靈武冊立肅宗至順化郡謁見陳上皇傳付之旨因言時事詞情慷慨肅宗為之改容時潼關敗將王思禮呂崇賁李承光等引於纛下將斬之琯從容救諫獨斬承光而已肅宗以琯素有重名傾意待之琯亦自負其才以天下為已任時行在機務多決之於琯凡有大事諸將無敢預言尋抗疏自請將兵以

誅冦孽收復京都肅宗望其成功許之詔加持節招討西京兼防禦蒲潼兩關兵馬節度等使乃與子儀光弼等計會進兵琯請自選叅佐乃以御史中丞鄧景山為副户部侍郎李揖為行軍司馬中丞宋若思起居郎知制誥賈至右司郎中魏少遊為判官給事中丞劉秩為叅謀既行又令兵部尚書王思禮副之琯分為三軍遣楊希文將南軍自宜壽入劉悊將中軍自武功入李光進將北軍自奉天入琯自將中軍為前鋒十月庚子師

次便橋辛丑二軍先遇賊於咸陽縣之陳濤斜接戰官軍敗績時琯用春秋車戰之法以車二千乘馬步夾之既戰賊順風揚塵鼓譟牛皆震駭因縛芻縱火焚之人畜撓敗為所傷殺者四萬餘人存者數千而已癸卯琯又率南軍即戰復敗希文劉悊並降於賊琯等奔赴行在肉袒請罪上並宥之琯好賔客喜談論用兵素非所長而天子採其虚聲冀成實効琯既自無廟勝又以虚名擇將吏以至於敗琯之出師戎務一委於李揖劉秩

秩等亦儒家子未嘗習軍旅之事琯臨戎謂人曰逆黨曳落河雖多豈能當我劉秩等及與賊對壘琯欲持重以伺之為中使邢延恩等督戰蒼黄失據遂及於敗上猶待之如初仍令收合散卒更圖進取會北海太守賀蘭進明自河南至詔授南海太守攝御史大夫充嶺南節度使中謝肅宗謂之曰朕處分房琯與卿正大夫何為攝也進明對曰琯與臣有隙上以為然進明因奏曰陛下知晉朝何以至亂上曰卿有說乎進明曰晉朝以

好尚虛名任王夷甫為宰相祖習浮華故至於敗今陛下方興復社稷當委用實才而琯性疎闊徒大言耳非宰相器也陛下待琯至厚以臣觀之琯終不為陛下用上問其故進明曰琯昨於南朝為聖皇制置天下乃以永王為江南節度穎王為劒南節度盛王為淮南節度制云命元子北略朔方命諸王分守重鎮且太子出為撫軍入曰監國琯乃以枝庶悉領大藩皇儲反居邉鄙此雖於聖皇似忠於陛下非忠也琯立此意以為聖皇

諸子但一人得天下即不失恩寵又各樹其私黨劉秩李揖劉彚鄧景山竇紹之徒以副戎權推此而言琯豈肯盡誠於陛下乎臣欲正衙彈劾不敢不先聞奏上由是惡琯詔以進明為河南節度兼御史大夫崔圓本蜀中拜相肅宗幸扶風始来朝謁琯意以為圓纔到當即免相故待圓禮薄圓厚結李輔國到後數日頗承恩渥亦憾於琯琯又多稱疾不時朝謁於政事簡惰時議以兩京陷賊車駕出次外郊天下人心惴恐當主憂臣辱

之際此時琯為宰相略無匪懈之意但與庶子劉秩諫議李揖何忌等高談虛論說釋氏因果老子虛無而已此外則聽董廷蘭彈琴大招集琴客筵宴朝官往往因庭蘭以見琯自是亦大招納貨賄姦贓頗甚顏真卿時為大夫彈何忌不孝琯既黨何忌遽託以酒醉入朝貶為西平郡司馬憲司又奏彈董庭蘭招納貨賄琯入朝自訴上叱出之因歸私第不敢關預人事諫議大夫張鎬上疏言琯大臣門客受贓不宜見累二年五月貶為

太子少師仍以鎬代琯為宰相其年十一月從肅宗還
京師十二月大赦策勲行賞加琯金紫光禄大夫進封
清河郡公琯既在散位朝臣多以為言琯亦常自言有
文武之用合當國家驅策兾蒙任遇又招納賔客朝夕
盈門遊其門者又將琯言議暴揚於朝琯又多稱疾上
頗不悦乾元元年六月詔曰崇黨近名實為害政之本
黜華去薄方啟至公之路房琯素表文學夙推名器由
是累階清貴致位台衡而率情自任怙氣恃權虚浮簡

傲者進為同人温讓謹令者捐於異路所以輔佐之際
謀猷匪弘頃者時屬艱難擢居將相朕永懷冗席冀有
成功而喪我師徒既虧制勝之任升其親友悉彰浮誕
之迹曾未踰時遽從敗績自合首明軍令以謝師旅猶
尚矜其萬死擢以三孤或云縁其切直遂見斥退朕示
以堂案令觀所以咸知乖舛曠於政事誠宜効兹忠懇
以奉國家而乃多稱疾疹莫申朝謁郤犨為政曾不疾
其过廻亞夫事君翻有懐於鬱怏又與前國子祭酒劉

秩前京兆少尹嚴武等潛為交結輕肆言談有朋黨不公之名違臣子奉上之體何以儀刑王國訓導儲闈但以嘗踐台司未忍致之于理況秩武遽更相尚同務虛求不議典章何成沮勸宜從貶秩俾守外藩琯可邠州刺史秩可閬州刺史武可巴州刺史散官封如故並即馳驛赴任庶各增修朕自臨御寰區薦延多士常思聿求賢哲共致雍熙深嫉比周之徒虛偽成俗今茲所譴實屬其辜猶以琯等妄自標持假延浮稱雖周行具悉

恐流俗多疑所以事必縷言蓋欲人知不濫凡百卿士
宜悉朕懐時邠州久屯軍旅多以武將兼領刺史法度
隳廢州縣廨宇並為軍營官吏侵奪百姓室屋以居人
甚獘之琯到任舉陳令式令州縣恭守又緝理公舘寮
吏各歸官曹頗著政聲二年六月詔褒美之徵拜太子
賔客上元元年四月改禮部尚書尋出為晉州刺史八
月改漢州刺史琯長子乗自少兩目盲琯到漢州廼厚
結司馬李鋭以財貨乗聘鋭外甥女盧氏時議薄其無

士行實應二年四月拜特進刑部尚書在路遇疾廣德元年八月四日卒於閬州僧舍時年六十七贈太尉孺復琯之孽子也少黠慧年七八歲即粗解綴文親黨奇之稍長狂疎傲慢任情縱欲年二十淮南節度陳少遊辟爲從事多招陰陽巫覡令揚言已過三十必爲宰相德宗幸奉天包佶掌賦於揚州少遊將抑奪之佶聞而奔出少遊方遣人刼佶令迴孺復請行會佶已過江南乃還及少遊卒浙西節度韓滉又辟入幕其長兄宗偃

先貶官嶺下而卒及喪柩到揚州孺復未嘗弔初娶鄭氏惡賤其妻多畜婢僕妻之保母累言之孺復乃先具棺櫬而集家人生斂保母遠近驚異及妻在産蓐三四日遽令上船即路數日妻遇風而卒孺復以宰相子年少有浮名而奸惡未甚露累拜杭州刺史又娶台州刺史崔昭女崔妬悍甚一夕杖殺孺復侍兒二人埋之雪中觀察使聞之詔發使鞫案有實孺復坐貶連州司馬仍令與崔氏離異孺復久之遷辰州刺史改容州刺史

本管經略使乃潛與妻往來久而上疏請合詔從之二歲餘又奏與崔氏離異其為取捨恣逸不顧禮法也如此貞元十三年九月卒時年四十二式琯之姪舉進士李泌觀察陜州辟為從事泌入為相累遷起居郎出入泌門為其耳目及泌卒再除忠州刺史韋臯表為雲南安撫使兼御史中丞臯卒詔除兵部郎中屬劉闢反式留不得行性便佞又懼闢每於座中數賛闢之徳美比之劉備同陷於賊者皆惡之高崇文既至成都式與王

良士崔從盧士玫等白衣麻蹻銜土請罪崇文寛禮之乃表其狀尋除吏部郎中時河朔節度劉濟王士真張茂昭皆以兵壯氣豪相持短長屢以表聞迭請加罪上欲止其兵李吉甫薦式為給事中將命于河朔式歴使諸鎮諷諭之還奏愜旨除陜虢觀察使兼御史中丞轉河南尹時討王承宗於鎮州配河南府饋運車四千兩式表以凶旱人貧力徵難以徵發憲宗可其奏既免力役人懷而安之明年移授宣歙池觀察使元和七年七

月辛贈左散騎常侍

張鎬博州人也風儀魁岸廓落有大志涉獵經史好談王霸大略少時師事吳兢兢甚重之後遊京師端居一室不交世務性嗜酒好琴常置座右公卿或有邀之者鎬杖策徑往求醉而已天寶末楊國忠以聲名自高搜天下奇傑聞鎬名名見薦之自褐衣拜左拾遺及祿山阻兵國忠屢以軍國事咨於鎬鎬舉賛善大夫來瑱可當方面之寄數月玄宗幸蜀鎬自山谷徒步扈從肅宗

即位玄宗遣鎬赴行在所鎬至鳳翔奏議多有弘益拜諫議大夫尋遷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供奉僧在内道場晨夜念佛動數百人聲聞禁外鎬奏曰臣聞天子修福要在安養蒼生靖一風化未聞區區僧教以致太平伏願陛下以無為為心不以小乘而撓聖慮肅宗甚然之時方興軍戎帝注意將帥以鎬有文武才尋命兼河南節度使持節都統淮南等道諸軍事鎬既發會張廵宋州圍急倍道兼進傳檄濠州刺史閭丘曉

引兵出救曉素愎戾馭下少恩好獨任已及鎬信至略無禀命又慮兵敗禍及於已遂逗遛不進鎬至淮口宋州已陷鎬怒曉即杖殺之及收復兩京加鎬銀青光禄大夫封南陽郡公詔以本軍鎮汴州招討殘孽時賊帥史思明表請以范陽歸順鎬揣知其僞恐朝廷許之手書密表奏曰思明凶豎因逆竊位兵强則衆附勢奪則人離包藏不測禽獸無異可以計取難以義招伏望不以威權假之又曰滑州防禦使許叔冀性狡多謀臨難

必變望追入宿衛肅宗計意已定表入不省鎬為人簡
澹不事中要會有宦官自范陽及滑州使還者皆言思
明叔冀之誠慤肅宗以鎬不切事機遂罷相位授荆州
大都督府長史後思明叔冀之偽皆符鎬言尋徵為太
子賓客改左散騎常侍屬嗣岐王珍被誣告構逆伏法
鎬買珍宅坐累貶辰州司户代宗即位推恩海内拜撫
州刺史遷洪州刺史饒吉等七州都團練觀察等使尋
正授江南西道都團練觀察等使廣德二年九月卒鎬

自入仕三十年致位宰相居身清廉不營資產謙恭下士善談論多識大體故天下具瞻雖考秩至淺推為舊德云

高適者渤海蓨人也父從文位終韶州長史適少濩落不事生業家貧客於梁宋以求丐取給天寶中海內事干進者注意文詞適年過五十始留意詩什數年之間體格漸變以氣質自高每吟一篇已為好事者稱誦宋州刺史張九臯深奇之薦舉有道科時右相李林甫擅

權薄於文雅唯以舉子待之解褐汴州封丘尉非其好也乃去位客遊河右河西節度哥舒翰見而異之表為左驍衛兵曹充翰府掌書記從翰入朝盛稱之於上前祿山之亂徵翰討賊拜適左拾遺轉監察御史仍佐翰守潼關及翰兵敗適自駱谷西馳奔赴行在及河池郡謁見玄宗因陳潼關敗亡之勢曰僕射哥舒翰忠義感激臣頗知之然疾病沉頓智力將竭監軍李大宜與將士約為香火使倡婦彈箜篌琵琶以相娛樂摴蒱飲酒

不恤軍務蓄運及秦隴武士盛夏五六月於赤日之中食倉米飯且猶不足欲其勇戰安可得乎故有望敵散亡臨陣翻動萬全之地一朝而失南陽之軍魯炅何履光趙國珍各皆持節監軍等數人更相用事寧有是戰而能必勝哉臣與楊國忠爭終不見納陛下因此履巴山劍閣之險西幸蜀中避其蠆毒未足為耻也玄宗嘉之尋遷侍御史至成都八月制曰侍御史高適立節貞峻植躬高朗感激懷經濟之略紛綸贍文雅之才長策

遠圖可云大體讜言義色實爲忠臣宜迴糺逖之任俾
超諷諭之職可諫議大夫賜緋魚袋適負氣敢言權幸
憚之二年永王璘起兵於江東欲據揚州初上皇以諸
王分鎮適切諫不可及是永王叛肅宗聞其論諫有素
名而謀之適因陳江東利害永王必敗上竒其對以適
兼御史大夫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使詔與江
東節度來瑱率本部兵平江淮之亂會于安州師將渡
而永王敗乃招季廣琛于歷陽兵罷李輔國惡適敢言

短於上前乃左授太子少詹事未幾蜀中亂出為蜀州刺史遷彭州劒南自玄宗還京後於綿益二州各置一節度百姓勞敝適因出西山三城置戍論之曰劒南雖名東西兩川其實一道自邛關黎雅界於南蠻也茂州而西經羌中至平戎數城界於吐蕃也臨邊小郡各舉軍戎並取給於劒南其運糧戍以全蜀之力兼山南佐之而猶不舉今梓遂果閬等八州分為東川節度歲月之計西川不可得而參也而嘉陵比為夷獠所陷今雖

小定瘡痍未平又一年已来耕織都廢而衣食之業皆貿易於成都則其人不可得而役明矣今可稅賦者成都彭蜀漢州又以四州殘敝當他十州之重役其於終久不亦至艱又言利者穿鑿萬端皆取之百姓應差科者自朝至暮案牘千重官吏相承懼於罪譴或責之於鄰保或威之以杖罰督促不已逋逃益滋欲無流亡理不可得比日關中米貴而衣冠士庶頗亦出城山南劍南道路相望村坊市肆與蜀人雜居其升合斗儲皆求

於蜀人矣且田土疆界盖亦有涯賦税差科乃無涯矣為蜀人之計不亦難哉今所界吐蕃城堡而疲於蜀人不過平戎以西數城矣邈在窮山之巔垂於險絶之末運糧於東馬之路坐甲於無人之鄉以戎狄言之不足以利戎狄以國家言之不足以廣土宇柰何以險阻彈丸之地而困於全蜀太平之人哉恐非今日之急務也國家若將已戎之地不可廢已鎮之兵不可收當宜即停東川併力從事猶恐狼狽安可仰於成都彭漢蜀四

州哉慮乖聖朝洗盪闗東掃清逆亂之意也儻蜀人復擾豈不貽陛下之憂昔公孫弘願罷西南夷臨海專事朔方賈捐之請棄珠崖以寧中土讜言政本匪一朝一夕臣愚望罷東川節度以一劔南西山不急之城稍以減削則事無窮頓庶免倒懸陛下若以微臣所陳有裨萬一下宰相廷議降公忠大臣定其損益與劔南節度終始處置疏奏不納後梓州副使段子璋反以兵攻東川節度使李奐適率州兵從西川節度使崔光遠攻子

瑋斬之西川牙將花驚定者恃勇既誅子瑋大掠東蜀天子怒光遠不能戢軍乃罷之以適代光遠為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使代宗即位吐蕃陷隴右漸逼京畿適練兵於蜀臨吐蕃南境以牽制之師出無功而松維等州尋為蕃兵所陷代宗以黄門侍郎嚴武代還用為刑部侍郎轉散騎常侍加銀青光禄大夫進封渤海縣侯食邑七百戶永泰元年正月卒贈禮部尚書謚曰忠適喜言王霸大略務功名尚節義逢時多難以安危為已

任然言過其術為大臣所輕累為藩牧政存寛簡吏民便之有文集二十卷其與賀蘭進明書令疾救梁宋以親諸軍與許叔冀書綢繆繼好使釋他憾同援梁宋未過淮先與將校書使絶永王各求自白君子以為義而知變而有唐已来詩人之達者唯適而已

暢璀河東人也鄉舉進士天寳末安禄山奏為河北海運判官三遷大理評事副元帥郭子儀辟為從事至德初肅宗即位大收俊傑或薦璀名見悦之拜諫議大夫

累轉吏部侍郎廣德二年十二月爲散騎常侍河中尹兼御史大夫永泰元年復爲左常侍與裴冕並集賢院待制大厯五年兼判大常卿遷戸部尚書十年七月卒贈太子太師璀廓落有口才好談王霸之略居職責成屬吏齪齪無過而已

史臣曰禄山寇陷兩京儒生士子被脅從懷苟且者多矣去逆効順毁家爲國者少焉如光遠永决任氣會權變以立功房琯文學致身全節義以避寇阽危之時顛

沛之際有足稱者然光遠居重藩掌軍政琯登相位奪將權聚浮薄之徒敗軍旅之事不知機而固位竟無德以自危孺復兇狂式之便佞獲令終者幸焉鎬直躬居位重德鎮時其為人也鮮矣適以詩人為戎帥險難之際名節不虧君子哉璀擢第居官守分無過又何咎焉

賛曰光遠房琯有始有終張鎬國器適璀儒風

舊唐書卷一百十一

舊唐書卷一百十二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撰

列傳第六十二

李暠族弟齊物 齊物子復 暠族弟若水 李麟

李國貞子錡 李峘弟嶧峴 李巨子則之

李暠淮安王神通玄孫清河王孝節孫也暠少孤事母甚謹睿宗時累轉衛尉少卿丁憂去職在喪柴毀家人

密親未嘗窺其言笑開元初授汝州刺史為政嚴簡州境肅然與兄昇弟暈尤相篤睦昇等每月自東都省暠往來微行州人不之覺其清慎如此俄入授太常少卿三遷黄門侍郎兼太原尹仍充太原已北諸軍節度使太原舊俗有僧徒以習禪為業及死不殮但以屍送近郊以飼鳥獸如是積年土人號其地為黄坑側有餓狗千數食死人肉因侵害幼弱遠近患之前後官吏不能禁止暠到官申明禮憲期不再犯發兵捕殺羣狗其風

遂革久之轉太常卿旬日拜工部尚書東都留守開元二十一年正月制曰繼好之義雖屬遷鄙受命以出必在親賢事欲重於當時禮故崇於殊俗選衆之舉無出宗英工部尚書李暠體含柔嘉識致明允為公族之領袖是朝廷之羽儀金城公主既在蕃中漢庭公卿非無專對有懷於遠夫豈能忘宜持節充入吐蕃使准式發遣以國信物一萬疋私覿物二千疋皆雜以五綵遣之及還金城公主上言請以今年九月一日樹碑於赤嶺

定蕃漢界樹碑之日詔張守珪李行褘與吐蕃使莽布支同往觀焉既而吐蕃遣其臣隨漢使分往劒南及河西磧西歷告邊州曰兩國和好無相侵掠漢使告亦如之以曷高奉使稱職轉兵部尚書時吏部告身印與曹印文同行用叅雜難以區分曷高奏請准司勲兵部印文例加官告兩字至今行之曷高風儀秀整所歷皆以威重見稱朝廷稱其有宰相之望累封武都縣伯俄為太子少傅病卒年六十餘贈益州大都督齊物淮安王神通子

鹽州刺史銳孫也齊物無學術在官嚴整開元二十四年後歷懷陜二州刺史齊物天寳初開砥柱之險以通流運於石中得古鐵犁鏵有平陸字因改河北縣為平陸縣加齊物銀青光禄大夫為鴻臚卿河南尹齊物與右相李適之善適之為林甫所構貶官齊物坐謫竟陵太守入為司農鴻臚卿至德初拜太子賔客遷刑部尚書鳳翔尹太常卿京兆尹為政發官吏陰事以察為能於物少恩而清廉自飭人吏莫敢抵犯晚年除太子太

傅兼宗正卿上元二年五月卒輟朝一日詔曰故金紫光禄大夫太子太傅兼宗正卿齊物宗室珪璋士林楨幹清廉獨斷剛毅不羣歷踐周行備經中外威名益振忠効彌彰三尹神州一登會府擒姦掩鈎距之術恤獄正喉舌之官遂令調護儲闈再登師傅從容賓友師長官寮桑榆之時壯志逾厲松栢之性晚歲常堅天不慭遺奄然殂謝念親感舊深軫于懷宜錫寵章載光營窆可贈太子太師子復字初陽以父蔭累官至江陵府司

録精曉吏道衛伯玉厚遇之府中之事多以咨委性苛刻為伯玉所信奏為江陵縣令遷少尹歷饒州蘇州刺史皆著政聲李希烈背叛荆南節度張伯儀數出兵為希烈所敗朝廷憂之以復久在江陵得軍民心復方在母喪起為江陵少尹兼御史中丞充節度行軍司馬伯儀既受代以復為容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克本管招討使加檢校常侍先時西京叛亂前後經畧使征討反者獲其人皆没為官奴婢配作坊重役復乃令訪其親屬

悉歸還之在容州三歲南人安悅遷廣州刺史兼御史
大夫嶺南節度觀察使會安南經略使高正平張應相
次卒官其下叅佐偏裨李元度胡懷義等阻兵黷亂州
縣姦贓狠籍復誘懷義杖殺之奏元度流於荒裔又勸
導百姓令變茅屋為瓦舍瓊州久陷於蠻獠中復累遣
使喻之因奏置瓊州都督府以綏撫之復曉於政道所
在稱理徵拜宗正卿加檢校工部尚書未一歲會華州
節度李元諒卒以復為華州刺史潼關禦鎮國軍使仍

檢校戸部尚書兼御史大夫貞元十年鄭滑節度使李
融卒軍中潰亂以復檢校兵部尚書兼滑州刺史義成
軍節度鄭滑觀察營田等使兼御史大夫復到任置營
田數百頃以資軍食不率於民衆皆悦之十二年加檢
校左僕射十三年四月卒官年五十九廢朝三日贈司
空賻布帛米粟有差復久典方面積財頗甚為時所譏
若水齊物族弟累官至左金吾大將軍兼通事舍人容
貌甚偉在館三十年多識舊儀每宣勞贊導周旋俯仰

有可觀者建中元年八月卒

李麟皇室之踈屬太宗之從孫也父濬開元初置十道按察使精選吏才以濬爲潤州刺史江南東道按察使轉虢潞二州刺史益州大都督府長史攝御史大夫劒南節度按察使所歷以誠信待物稱爲良吏八年卒贈戶部尚書謚曰誠麟以父任補職累授京兆府戶曹開元二十二年舉宗室異能轉殿中侍御史歷戶部考功吏部三員外郎天寶元年遷郎中尋改諫議大夫五載

充河西隴右磧西等道黜陟使稱旨遷給事中七載遷兵部侍郎同列楊國忠專權不恱麟同職宰臣奏麟以本官權知禮部貢舉俄而國忠為御史大夫麟復本官十一載遷銀青光禄大夫國子祭酒十四年七月以本官出為河東太守河東道採訪使為政清簡民吏稱之其年冬禄山構逆朝廷以麟儒者恐非禦侮之用乃以將軍呂崇賁代還復以祭酒歸朝賜爵渭源縣男六月玄宗幸蜀麟奔赴行在既至成都拜戶部侍郎兼左丞

遷憲部尚書至德二年正月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扈從宰相常見素房琯崔渙已赴鳳翔俄而崔圓繼去玄宗以麟宗室子獨留之行在百司麟總攝其事其年十一月從上皇還京策勲行賞加金紫光禄大夫刑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進封褒國公時張皇后干預朝政殿中監李輔國以翊衛肅宗之勞判天下兵馬事充元帥府行軍司馬埶傾同朝宰相苗晉卿崔圓已下懼其威權傾心事之唯麟正身謹事無所依附輔國不悦

乾元元年罷麟知政事守太子少傅二年八月卒時年六十六贈太子太傅賻絹二百匹葬日詔京兆府差官護送官給所須麟好學能文嘗編聚皇朝已来制集五十卷行於時

李國貞淮安王神通子淄川王孝同之曽孫父廣業𨥉州長史國貞本名若幽性剛正有吏才歷安定扶風録事參軍皆稱職乾元中累遷長安令尋拜河南尹會史思明逼城元帥李光弼東保河陽國貞領官吏寓于陝

數月徵為京兆尹上元初改成都尹兼御史大夫充劍南節度使入為殿中監二年八月遷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持節充朔方鎮西北庭興平陳鄭等節度行營兵馬及河中節度都統處置使鎮于絳賜名國貞既至又加充管內河中晉絳慈隰沁等州觀察處置等使餘並如故國貞既至絳屬軍中素無儲積百姓飢饉難為聚斂將士等糧賜多闕國貞頻以狀聞未報軍中諠諠怨讟左右以告國貞國貞喻之曰軍將何苦如是已為奏

聞終有所給信宿軍亂攻國貞夜焼衙城門國貞莫知所圖左右勸國貞棄城逃去國貞曰吾銜命為將不能靖難安可棄城乎左右固勸廻避乃隠於州獄詐負縲紲會國貞麾下為賊所擒因指所在遂於獄中執國貞將害之國貞曰軍中之糧已有陳請人不堪賦予無負於將士耳衆引退突將王元振獨曰今日之事豈須問馬抽刀害國貞及二男三大將國貞有風采清白守法為政急於操下時論以辦吏稱之追贈揚州大都督子

錡以父蔭貞元中累至湖杭二州刺史多以寶貨賂李齊運由是遷潤州刺史兼鹽鐵使持積財進奉以結恩澤德宗甚寵之錡恃恩驕恣有浙西人布衣崔善貞詣闕上封論錡罪狀而德宗械送賜錡錡遂坑殺善貞天下切齒乃增置兵額選善弓矢者聚之一營名曰挽硬隨身以胡奚雜類虬鬚者為一將名曰蕃落健兒德宗復於潤州置鎮海軍以錡為節度使罷其鹽鐵使務錡雖罷其利權且得節度反狀未發憲宗即位已二年諸

道倔强者入朝而錡不自安亦請入朝乃拜錡左僕射
錡乃署判官王澹為留後既而遷延發期澹與中使頻
喻之不悦遂諷將士以給冬衣日殺澹而食之監軍使
聞亂遣衙將趙琦慰喻又臠食之復以兵注中使之頸
錡佯驚救解之囚於别館遂稱兵室五劍分授管内鎮
將令殺刺史於是常州刺史顔防用客李雲謀矯制傳
檄于蘇杭湖睦等州遂殺其鎮將李深湖州辛秘亦殺
其鎮將趙惟忠而蘇州刺史李素為鎮將姚志安所繫

釘於船舷生致於錡未至而錡敗得免初錡以宣州富饒有并吞之意遣兵馬使張子良李奉仙田少卿領兵三千分略宣池等州三將夙有向順志而錡甥裴行立亦思向順其密謀多决於行立乃廻戈趣城執錡於幕縋而出之斬於闕下年六十七其挽硬蕃落將士或投井自縊紛紛枕籍而死者不可勝紀宰相鄭絪等議錡所坐親疎未定乃名兵部郎中蔣武問曰詔罪李錡一房當是大功内耶武曰大功是錡堂兄弟即淮安王神

通之下淮安有大功於國不可以孽孫而上累又問錡親兄弟從坐否武曰錡親兄弟是若幽之子若幽有死王事之功如令錡兄弟從坐若幽即宜削籍亦所未安宰相頗以為然故誅錡詔下唯止元惡一房而已

李峘太宗第三子吳王恪之孫恪第三子琨生信安王禕禕生三子峘嶧峴峘志行修立天寶中為南宫郎歷典諸曹十餘年居父喪哀毀得禮服闋以郡王子例封趙國公楊國忠秉政郎官不附已者悉出於外峘自考

功郎中出為雎陽太守尋而弟峴出為魏郡太守兄弟夾河典郡皆以理行稱十四載入計京師屬禄山之亂玄宗幸蜀峘奔赴行在除武部侍郎兼御史大夫俄拜蜀郡太守劒南節度採訪使上皇在成都健兒郭千仞夜謀亂上皇御玄英樓招諭不從峘與六軍兵馬使陳玄禮等平之以功加金紫光禄大夫時峴為鳳翔太守匡翊肅宗兄弟俱効勲力從上皇還京為戸部尚書峴為御史大夫兼京兆尹封梁國公兄弟同制封公乾元

初兼御史大夫持節都統淮南江南江西節度宣慰觀察處置等使二年以宋州刺史劉展握兵河南有異志乃陽拜展淮南節度使而密詔揚州長史鄧景山與峘圖之時展徒黨方强既受詔即以兵渡淮景山峘拒之壽春為展所敗峘走渡江保丹陽坐貶袁州司馬寶應二年病卒於貶所追贈揚州大都督官給遞乘護柩還京初峘為戸部尚書峴為吏部尚書知政事嶧為戸部侍郎銀青光禄大夫兄弟同居長興里第門列三戟兩

國公門十六戟一三品門十二戟榮耀冠時嶧位終蜀州刺史峴樂善下士少有吏幹以門蔭入仕累遷高陵令政術知名特遷萬年令河南少尹魏郡太守入為金吾將軍遷將作監改京兆府尹所在皆著聲績天寶十三載連雨六十餘日宰臣楊國忠惡其不附已以雨災歸咎京兆尹乃出為長沙郡太守時京師米麥踊貴百姓謠曰欲得米粟賤無過追李峴其為政得人心如此至德初朝廷務收才傑以清寇難峴召至行在拜扶風

太守兼御史大夫至德二年十二月制曰銀青光祿大夫守禮部尚書李峴饋軍周給開物成務可光祿大夫行御史大夫兼京兆尹封梁國公乾元二年制曰李峴朝廷碩德宗室藎臣可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吕諲李揆第五琦同拜相峴位望稍高軍國大事諸公莫敢言皆獨決於峴由是諲等銜之初李輔國判行軍司馬潛令官軍於人閒聽察是非謂之察事忠良被誣構者繼有之須有追呼諸司莫敢抗御史臺大理寺

重因有獄推斷未了牒追就銀臺不問輕重一時釋放莫敢違者每日於銀臺門决天下事須處分便稱制勅禁中符印悉佩之出入縱有勅輔國押署然後施行及峴為相叩頭論輔國專權亂國上悟賞峴正直事並變革輔國以此讓行軍司馬請歸本官察事等並停由是深怨峴鳳翔七馬坊押官先頗為盜刼掠平人州縣不能制天興縣令知捕賊謝夷甫擒獲决殺之其妻進狀訴夫寃輔國先為飛龍使黨其人為之上訴詔監察御

史孫鎣推之鎣初直其事其妻又訴詔令御史中丞崔伯陽刑部侍郎李曄大理卿權獻為三司與鎣同妻論訴不已詔令侍御史毛若虛覆之若虛歸罪於夷甫又言伯陽等有情不能質定刑獄伯陽怒使人召若虛詞氣不順伯陽欲上言之若虛先馳謁告急於肅宗云已知卿出去若虛奏曰臣出即死上因留在簾內有頃伯陽至上問之伯陽頗言若虛順旨附會中人上怒叱出之伯陽貶瑞州高要尉權獻郴州桂陽尉鳳翔尹嚴向及

李曄皆貶嶺下一尉鑒除名長流播州峴以數人咸非其罪所責太重欲理之遂奏若虛希旨用刑不守國法陛下若信之重輕是無御史臺上怒峴言出峴為蜀州刺史時右散騎常侍韓擇木入對上謂之曰峴欲專權耶何乃云任毛若虛是無御史臺也今貶蜀州刺史朕自覺用法太寬擇木對曰峴言直非專權陛下寛之祗益聖德爾代宗即位徵峴為荆南節度江陵尹知江淮選補使入為禮部尚書兼宗正卿屬鑾輿幸陜峴由商

山路赴行在既還京師拜峴為黄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故事宰臣不于政事堂邀客時海内多務宰相元載等見中官傳詔命至中書者引之升政事堂仍置榻待之峴為宰相令去其榻奏請常叅官各舉堪任諫官憲官者不限人數初收東京授偽官陳希烈已下數百人崔器希旨深刻奏皆處死上意亦欲懲勸天下欲從器議時峴為三司使執之曰夫事有首從情有輕重若一槩處死恐非陛下含弘之義又失國家惟新之典

且羯胡亂常無不凌據二京全陷萬乘南廵各顧其生衣冠蕩覆或陛下親戚或勲舊子孫皆寘極法恐乖仁恕之旨昔者明王用刑殲厥渠魁脅從罔治况河北殘冦未平官吏多陷苟容漏網適開自新之路若盡行誅是堅叛逆之黨誰人更圖効順困獸猶鬬况數萬人乎崔器吕諲皆守文之吏不識大體殊無變通廷議數日方從峴奏全活甚衆其料敵決事皆此類竟爲中官所擠罷知政事爲太子詹事尋遷吏部尚書知江淮舉選

置銓洪州明年改檢校兵部尚書兼衢州刺史永康二年七月以疾終時年五十八

李巨曽祖父虢王鳳高祖之第十四子也鳳孫邕嗣虢王巨即邕之第二子也剛鋭果决頗涉獵書史好屬文開元中為嗣虢王天寶五載出為西河太守皇太子杜良娣之妹婿柳勣陷詔獄巨母扶餘氏吉温嫡母之妹也温為京兆士曹推勣之黨以徐徵等往来巨家資給之由是坐貶義陽郡司馬六載御史中丞楊慎矜為李

林甫王鉷構陷得罪其黨史敬忠亦伏法以巨與敬忠相識坐解官於南賓郡安置又起為夷陵郡太守及禄山陷東京玄宗方擇將帥張垍言巨善騎射有謀略玄宗追至京師楊國忠素與巨相識忌之謂人曰如此小兒豈得令見人主經月餘日不得見玄宗使中官召入奏事玄宗大悅遂令中官劉奉庭宣勅令宰相與巨語幾亭午方出國忠頗怠對奉庭謂巨曰比来人多口打賊公不爾乎巨曰不知若箇軍將能與相公手打賊乎

尋授陳留譙郡太守攝御史大夫河南節度使翌日巨稱官銜奉謝玄宗驚曰何得令攝即日詔兼御史大夫巨奏曰方今艱難恐為賊所詐如忽名臣不知何以取信玄宗劈木契分授之遂以巨兼統嶺南節度使何履光黔中節度使趙國珍南陽節度使魯炅先領三節度事有詔貶炅為果毅以潁川太守來瑱兼御史中丞代之巨奏曰若炅能存孤城其功足以補過則何以處之玄宗曰卿隨宜處置之巨至內鄉趣南陽賊將畢思琛

聞之解圍走巨趣何履光趙國珍同至南陽宣勑貶炅削其章服令隨軍効力至日晚以恩命令炅復位至德二年為太子少傅十月收西京為留守兼御史大夫三年夏四月加太子少師兼河南尹充東京留守判尚書省事充東畿採訪等使於城市橋梁稅出入車牛等錢以供國用頗有乾没士庶怨讟後與妃張氏不睦張氏即皇后從父妹也宗正卿李遵構之發其所犯贓賄貶為遂州刺史屬劒南東川節度兵馬使梓州刺史段子

璋反以衆襲節度使李奂於綿州路經遂州巨蒼黄修屬郡禮迎之爲子璋所殺子則之以宗室歴官好學年五十餘每執經詣太學聽受嗣曹王臯自荆南来朝稱薦之貞元二年自睦王府長史遷左金吾衛大將軍以從父甥竇申追遊無閒親累貶昭州司馬

史臣曰暠孝友清慎居官有稱齊物貞廉整肅復節制權謀國貞清白守法皆神通之曽玄宗室之翹楚錡之爲逆不累其親前人之積德彰矣當朝之用法明矣然

晷髙發人陰私齊物積財興議國貞急於操下皆尺之短也麟修整峘循良匪躬立事始終無玷者皆宗室之英也峴之剛正才略有足可稱初為國忠所憎終沮朝恩之勢處羣邪之内堅獨正之心是不吐也活東都之命是不茹也庶幾乎仲山甫之道焉巨以剛鋭果決亦可嘉焉終以贓賄貪殘良可痛也

贊曰宗室賢良枝葉茂盛最尤者誰峴獨守正

舊唐書卷一百十二

舊唐書卷一百十二考證

李暠弟齊物傳齊物淮安王神通子鹽州刺史銳孫也○宗室傳作曾孫新書作子

李峴傳詔令御史中丞崔伯陽刑部侍郎李曄大理卿權獻三司與鑒同妻論訴不已○三司下應屬闕文

史臣總論初為國忠所憎終沮朝恩之勢○臣德潜按李峴傳中乃為李輔國掎摭非魚朝恩也應誤

舊唐書卷一百十二考證

舊唐書卷一百十三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六十三

苗晉卿　裴冕　裴遵慶子向　向子寅　寅子樞

苗晉卿上黨壺關人世以儒素稱祖夔高道不仕追贈禮部尚書父殆庶官至絳州龍門縣丞早卒以晉卿贈太子少保晉卿幼好學善屬文進士擢第初授懷州修

武縣尉歷奉先縣尉坐累貶徐州司户叅軍秩滿隨調判入高等授萬年縣尉遷侍御史歷度支兵吏部三員外郎開元二十三年遷吏部郎中二十四年與吏部郎中孫逖並拜中書舍人二十七年以本官權知吏部選事晉卿性謙柔選人有訴訟索好官者雖至數千言或聲色甚厲者晉卿必含容之略無慍色二十九年拜吏部侍郎前後典選五年政既寛弛胥吏多因緣為姦賄賂大行時天下承平每年赴選常萬餘人李林甫為尚

書專任廟堂銓事唯委晉卿及同列侍郎宋遥主之選人既多每年兼命他官有識者同考定書判務求其實天寶二載春御史中丞張倚男奭參選晉卿與遥以倚初承恩欲悦附之考選人判等凡六十四人分甲乙丙科奭在其首衆知奭不讀書論議紛然有蘇孝慍者嘗為范陽薊令事安禄山具其事告之禄山恩寵特異謁見不常因而奏之𤣥宗大集登科人御花蕚樓親試登第者十無一二而奭手持試紙竟日不下一字時謂之

曳白上怒晉卿貶為安康郡太守遥為武當郡太守張倚為淮陽太守勑曰門庭之間不能訓子選調之際仍以託人時士子皆以為戲笑天寶三載閏二月轉魏郡太守充河北採訪處置使居職三年政化洽聞會入計因上表請歸鄉里既至壺關望縣門而步小吏進曰太守位高德重不宜自輕晉卿曰禮下公門式路馬況父母之邦所宜尊敬汝何言哉大會鄉黨歡飲累日而去又出俸錢三萬為鄉學本以教授子弟尋改河東太守

河東採訪使入為尚書東京留守徵為憲部尚書屬祿山叛逆楊國忠以晉卿有時望將抑之乃奏云宜以大臣鎮遏東道遂出為陝州刺史陝虢兩州防禦使及入對固辭老病由是忤旨改憲部尚書致仕及朝廷失守衣冠流離道路多為逆黨所脅自陳希烈張均已下數十人盡赴洛陽晉卿潛遁山谷南投金州會肅宗至鳳翔手詔追晉卿赴行在即日拜為左相軍國大務悉以諮之既收兩京以功封韓國公食實封五百戶改為侍

中後以賊冦漸除屢乞骸骨優詔許之罷知政事為太子太傅明年帝思舊臣復拜為侍中晉卿寛厚廉謹為政舉大綱不問小過所到有恵化魏人思之為立碑頌德及秉鈞衡小心畏慎未嘗忤人意性聰敏達練事體百司文簿經目必曉而修身守位以智自全議者比漢之胡廣玄宗崩肅宗詔晉卿攝冢宰上表固辭曰臣聞古者殷高宗在諒闇之中百官聽於冢宰更無事跡但存文字且一時之事禮不相沿今殘冦猶虞日殷萬務

皆緣兵馬屯守討襲善筭良謀立勝擒敵陛下若行古
之道居喪不言蒼生何依百事皆廢伏讀國家起居注
亦於禮部檢見舊勑恭惟太宗高宗大行皇帝在位之
日皆有國哀視事不輟以為君臨天下難徇常情今遺
詔有處分皇帝宜三日而聽政陛下遵太宗故事則無
冢宰遵大行皇帝遺詔便合聽朝萬姓顒顒不勝大願
伏惟陛下知理國之重順人心之切以義斷恩從宜無
改令朝臣一命已上皆言臣心昏貌朽加以疾病事有

急速斷在湏臾凡聖不同豈合受詔陛下發哀已五日矣願准遺詔聽政則四夷萬國無任悲幸肅宗時疾彌留覽表殞絶乃許數日肅宗晏駕代宗踐祚又詔晉卿攝冢宰晉卿上表懇辭曰臣以昔者天子居喪之時百官聽於冢宰者蓋君幼小御極事殷情理當然沿革不一今古異同而周武漢文合於通變垂範作則可舉而行又士或墨縗時遇金革豈非衘恤謂義在斷恩且百善之至無加於孝也其有容瘁心絶指景悼生此匹夫

守節之常情殊王者嗣續之大計昨二十日陛下於大
行皇帝柩前即位是承先帝遺顧之言亦前代不易之
典則知所略不為害所存是適權防威滅端所利者大
陛下因心純至天地明察伏以報劬勞之恩申罔極之
思終身之痛豈計朝夕但以一日之內萬務在中須達
宸聰始成國政百寮萬姓及僧道耆壽等相顧聚言以
臣老且無能愚豈測聖況久無居攝臣不敢奉詔特乞
陛下遵遺命三日而聽政臣博聽衆情不勝懇願伏望

割痛抑哀則天下悲幸上號泣從之時晉卿年已哀暮又患兩足上特許肩輿至中書入閣不趨累日一視事歷三朝皆以謹密見稱廣德初吐蕃冠長安晉卿時病卧於私第蕃聞之輿入逼脅晉卿閉口不言賊不敢害及上自陜至冊為太保罷知政事又詔以太保致仕永泰元年四月薨輟朝三日令京兆少尹一員護喪事緣葬諸物並官給賻絹布五百段米粟五百石太常議謚曰懿獻初晉卿東都留守引用大理評事元載為推官

至是載為中書侍郎平章事懐舊恩諷有司改謚曰文貞大歷七年令配享肅宗廟庭

裴冕河東人也為河東冠族天寶初以門蔭再遷渭南縣尉以吏道聞御史中丞王鉷充京畿採訪使表為判官遷監察御史歷殿中侍御史冕雖無學術守職通明果於臨事鉷甚委之及鉷得罪伏法時宰臣李林甫方竊權柄人咸懼之鉷賔佐數百不敢窺鉷門冕獨收鉷屍親自護喪瘞于近郊冕自是知名河西節度使哥舒

翰表為行軍司馬累遷員外郎中玄宗幸蜀至益昌郡遥詔太子充天下兵馬元帥以冕為御史中丞兼左庶子為之副是時冕為河西行軍司馬授御史中丞詔赴朝廷遇太子於平凉具陳事勢勸之朔方亟入靈武冕與杜鴻漸崔漪等勸進曰主上厭勤大位南幸蜀川宗社神器須有所歸天意人事不可少失況賢智乎太子曰南平冦逆奉迎鑾輿退居儲貳侍膳左右豈不樂哉公等何言之過也冕與杜鴻漸又進曰殿下藉累聖之

資有天下之表元貞萬國二十餘年殷憂啟聖正在今
日所從殿下六軍將士皆闕輔百姓日夜思歸大軍一
散不可復集不如因而撫之以從衆臣等敢以死請凡
勸進五上乃依肅宗即位以定策功遷中書侍郎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倚以為政冕性忠勤悉心奉公稍得人
心然不識大體以聚人曰財乃下令賣官鬻爵度尼僧
道士以儲積為務人不願者科令就之其價益賤事轉
為弊肅宗移幸鳳翔罷冕知政事遷右僕射兩京平以

功封冀國公食實封五百戶尋加御史大夫成都尹充劒南西川節度使又入為右僕射永泰元年與裴遵度等並集賢待制代宗求舊拜冕兼御史大夫充護山陵使冕以倖臣李輔國權威將附之乃表輔國親昵術士中書舍人劉烜充山陵使判官烜坐法冕坐貶施州刺史數月移澧州刺史復徵為左僕射元載秉政載為新平縣尉王鉷辟在巡内冕常引之載頗德冕會宰臣杜鴻漸卒載遂舉冕代之冕時已衰瘵載以其順已引為

同列受命之際蹈舞絶倒載趨而扶起代為謝詞冕兼掌兵權留守之任俸錢每月二千餘貫性本侈靡好尚車服及營珍饌名馬在櫪直數百金者常十數每會賔友滋味品數坐客有眛於名者自創巾子其狀新奇市肆因而效之呼為僕射樣初代鴻漸小吏以俸錢文簿白之冕顧子弟喜見於色其嗜利若此拜職未盈月卒大歷四年十二月也上悼之輟朝三日贈太尉賻帛五百匹粟五百石

裴遵慶絳州聞喜人也代襲冠冕為河東著族遵慶志氣深厚機鑒敏達自幼强學博涉載籍謹身晦跡不干當世之務以門蔭累授潞府司法叅軍時年已老未為人所知随調吏部授大理寺丞剖斷刑獄舉正綱條理行始著遷司門員外吏部員外郎專判南曹天寶中海内無事九流輻輳會府每歲吏部選人動盈萬數遵慶敏識强記精覈文簿詳而不滯時稱吏事第一由是大知名天寶末楊國忠當國出不附已者例為外官遵慶

亦出為郡守肅宗即位徵拜給事中尚書右丞吏部侍郎恭儉克已遲重謹容頗有時望上元中蕭華輔政素知遵慶每奏見累稱之遷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廣德初僕固懷恩阻兵汾上指中官為詞上以遵慶忠純特遣往汾州宣慰懷恩遵慶既見懷恩具陳朝旨懷恩引過聽命將隨遵慶朝謁為副將范志誠以邪說惑之懷恩遂以懼死為詞會蕃冦陷京師乘輿幸陝遵慶自汾州奔赴行在及乘輿還京以遵慶為太子少傅

永泰元年與裴冕等並於集賢院待制罷知政事尋改吏部尚書右僕射復知選事時有選人天興縣尉陳琯於銓庭言詞不遜凌突無禮代宗詔付遵慶於省門鞭三十貶為吉州員外司户參軍遵慶敦守儒行老而彌謹嘗為風狂族姪撾登聞鼓告以不順上知遵慶不省其見信如此大歷十年十月薨於位年九十餘遵慶初登省郎嘗著王政記述今古禮體識者覽之知有公輔之量子向字儀仁少以門蔭歷官至太子司議郎建中

初李紓為同州刺史奏向為從事朱泚反李懷光又叛河中使其將趙貴先築壘于同州紓来奔奉天向領州務貴先因脅縣尉林寶役徒板築不及期將斬之吏人百姓奔竄向即詣貴先軍壘以逆順之理責之貴先感悟遂来降故同州不陷向繇是知名累為京兆府戶曹轉櫟陽渭南縣令奏課皆第一朝廷亟聞其理行擢為戶部員外郎德宗季年天下方鎮副倅多自選于朝防一日有變遂就而授之節制向已選為太原少尹德宗

名見喻旨尋用為行軍司馬兼御史中丞改汾州刺史轉鄭州又復為太原少尹兼河東節度副使改晉州刺史充本州防禦使遷虢州刺史入為京兆少尹拜同州刺史充本州防禦使入為大理寺卿出遷陝虢都防禦觀察使三歲拜左散騎常侍自常侍復為大理向本以名相子以學行自飭謹守其門風歷官仁智推愛利及於人至是以年過致政朝廷優異乃以吏部尚書致仕于新昌里第內外支屬百餘人向所得俸祿必同其費

及領外任亦挈而隨之有孤惸疾苦不能自恤向尤周
給至今稱其孝睦焉太和四年九月卒年八十贈太子
少保子寅登進士第累官至御史大夫卒子樞字紀聖
咸通十二年登進士第宰相杜審權出鎮河中辟為從
事得祕書省校書郎再遷藍田尉直弘文館大學士王
鐸深知之鐸罷相失職樞亦久之不調從僖宗幸蜀中
丞李煥奏為殿中侍御史遷起居郎中和初王鐸復見
用以舊恩從為鄭滑掌書記檢校司封郎中賜金紫入

朝歷兵吏二員外郎龍紀初擢拜給事中改京兆尹宰相孔緯尤深奬遇大順中緯以用兵無功貶官樞坐累為右庶子尋出為歙州刺史乾寧初入為右散騎常侍從昭宗幸華州為汴州宣諭使初樞自歙州罷郡歸朝路經大梁時朱全忠兵威已振樞以兄事之全忠繇是重之及樞傳詔全忠皆稟朝旨獻奉相繼昭宗甚悅乃遷兵部侍郎時崔胤專政亦倚全忠二人因是相結改樞吏部侍郎未幾換戸部侍郎同平章事其年冬昭宗

幸華州崔胤貶官樞亦為工部尚書天子自岐下還宮以樞檢校右僕射同平章事出為廣南節度使制出朱全忠保薦之言樞有經世才不可棄之嶺表尋復拜門下侍郎監修國史累兼吏部尚書判度支崔胤誅以全忠素厚相位如故從昭宗遷洛陽駐驆陜州進右僕射弘文館大學士太清宫使充諸道鹽鐵轉運使哀帝初嗣位柳璨用事全忠嘗奏用牙將張廷範為太常卿諸相議樞曰廷範勲臣幸有方鎮節鉞之命何藉樂卿恐

非元帥梁王之旨乃持之不下俄而全忠聞樞言謂賓佐曰吾常以裴十四器識真純不入浮薄之伍觀此議論本態露矣切齒含怒柳璨聞全忠言尋希旨罷樞相位和陵祔享拜尚書左僕射五月責授朝散大夫登州刺史尋再貶瀧州司户六月十一日行及滑州全忠遣人殺之於白馬驛投屍於河時年六十五

史臣曰晉卿謹身莅事足為純臣避冠全忠固彰大節然博達精審豈不知寛猛之道哉奉林甫之旨順胥吏

之意悦附張倚欺罔時君生為重臣謟林甫之勢也殁改美謚引元載之恩焉或言晉卿不為巧宦者誠不信也晃力賛中興名居大位奉公抱義可以致身賣官度僧是何為政及其老也貪冐尤深遵慶學術貞明為國忠所出恭儉謹密遇蕭華素知位重行純老而彌篤彼二公固有慚德向克荷堂構不墜門風樞因盜而振盜憎而亡宜哉君子守道遠刑盖慮此也

賛曰輿矣晉卿貪哉裴冕遵慶父子及之者鮮

舊唐書卷一百十三